

那晚,我约了一位资深的作曲家到北京饭店贵宾楼去吃自助餐。品着盘中美味,聊着我在5月4日刚刚结束的独唱音乐会,那是一种疲惫之后的轻松舒适。两个多月来一直为我的第三场个人音乐会做准备,身心是紧张甚至是无措的。直到音乐会开完,整个人才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,长嘘一口气的同时,连行动都轻柔下来了。

走出贵宾楼的时候,夜幕低垂,黄色的灯光笼罩着长安街。将近九点,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。我站在贵宾楼侧面的五四大街边,想打一辆出租回家去。

但是,等了半天却等不到出租车,可气的是我明明看到有两辆出租车里没有客人,却不停车。有过两辆车停在我跟前,里面的司机探着头问我:要车吗?去哪儿啊?原来是传说中的黑车。只是一张嘴就狮子大开口,十几元钱的路程张口要五十。我感觉更像被地主老财欺负了,倔强地摇头:不用你!

感觉春天的夜晚气温舒适宜人,而且这条街上车不很多,我想就这样走走挺好。于是向前慢慢踱起步来。谁知,这一晚的感觉却是久违了的美妙。走了一百米开外的样

暮色当歌

吴霜

子,经过一个公交车站,于是过去借着灯光看着站牌,发现其中一个站名是沙滩南街,这是我熟悉的地方,到了沙滩会有好几辆公车都能到我家的。于是和其他几个人一样在站台上等车。车上人不多,我坐到一个空位上,玻璃窗是半开的,有微风吹入车厢,春天的晚风,像小孩子柔嫩的小手抚摸脸颊,我想笑,因为有些痒。

到了沙滩下车,先看到路边三三两两的老年人,惬意地站在在一片草坪边闲聊。其中一位手上拉着绳子,绳子一头是一只浑身卷毛的棕色贵宾犬。那狗狗看起来是只年轻的一岁狗,欢欢跳跳地动来动去,眼睛盯着草坪远处,想挣脱绳子的束缚。顺着狗狗的目光看去,宽宽大大的暗绿色草坪,修剪得平整清爽,泛着一股带着露水的清新草香,几只色彩各异的不同种狗狗跑跳打闹,怪不得老人手中的那只贵宾犬要挣脱绳索的管束。只见老人一松手,那小狗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向草坪,立马扑向其中一只白色蝴蝶犬,翻滚扑跌地撒起了欢。

闻着空气中的新鲜草香,听着老人断续的轻声絮语,看着狗狗们的打闹,还有两个小狗车中两个胖娃娃嫩藕似的胖胳膊和叽叽咯咯的童音……我忽然

宜宾机场将要迁址,迁建后的机场命名为“五粮液”机场,于是舆论哗然,沸反盈天,于是宜宾方面也不服气,说贵州那边,“茅台机场”不是已经动工了么?为什么要盯住“五粮液”不放。

从“五粮液”到“茅台”,机场的酒气熏天,当然更激起网友反弹,说是照此“命名”,西安机场可更名为“西凤机场”,呼和浩特机场可叫做“河套王机场”,而堂堂首都机场,为什么不叫做“红星二锅头机场”?这自然有了一点调侃、一点“归谬”,其实还有娓娓说理的,说是国家的民航法规,明令机场的命名必须是地名,岂能是一坛子酒的浸泡?就拿国际上来说,美国有肯尼迪机场,意大利有达芬奇机场,当然还有约翰·列依机场等,都是盖得住的文化政治人名,没见过以一个企业来命名机场的,这真是“商业化”到了家啦。

其实这个“商业化”,我看并没有“到家”——拿一个商标来命名机场,类似的事儿也早已已有之,例如首善之地,不早有了“联想桥”、“长虹桥”了么?遍及全国的公路、隧道、桥梁、高架,不也有企业出资冠

觉得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,似曾相识,但早已飘远,远得影像模糊了。

记得曾经的过去,我小到只有二尺高,迈着小快步走在父母的中间,左手拉着父亲的手,右手拉着母亲的手。也是这种舒适的初春夜晚,抬头看见舒广的天空中有弯月,有星光,路边有垂柳,道路上的洋灰路是窄窄的一条,两边尽是压着车辙的土路,行人来来往往,自行车多过小汽车。那一切与今天多有不同,但是味道,味道竟是完全一样的。



那时的空气中也有湿润的青草味道。路边虽然没有草坪,但是哪怕有一两棵树,也会有那种草叶的味道送入你的鼻子里。路灯或许有些昏暗,但是月光和星光会显得十分明亮。当然,最记得清晰的是年轻的父亲母亲,那时的他们轻盈的言笑,风流而潇洒……

有多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?有多久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了身边最普通最亲近的生活?我们大多数人都为在争取一辆轿车而精疲力竭,为争取一套有自己名字的住房而疲于奔命,为能坐在各种名牌的轿车中代步而洋洋自得,为自己的住房比别人的更贵更高档而沾沾自喜以为满足。

其实,我们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?那天的夜晚,我一个人走在北京的街道上,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欣

也从“五粮液机场”说开去

司马心

名的先例么?所以这一点“商业化”,说来还算无伤大雅,所以似乎勉强“可以有”,舆论之间,也莫衷一是,甚至还有主张网开一面的。

真正“到家”的“商业化”,在我们的生活中,却不是没有——某县政府的新建办公楼,被曝“远超白宫”,十万平方米豪厦,平均一个官员摊到一大套,于是网上批其“浪费”,斥其“奢华”,于是出来辩白,一不小心说漏了嘴,原来如此广厦,堂堂权力机构的所在,政府并没出一文钱,更何况“浪费”。那是一家企业“赠送”的,在政府大楼的顶端,还将嵌上企业之名,曰“xx大楼”呢!可以想象一下,当我们的县长书记,坐在企业“赠送”的大楼里发号施令,他的“公权力”会散发出什么味儿呢?当我们的局长处座们,在“xx大楼”里行权盖印,他的



“公正性”,或曰“公平性”以及“公信力”会不会打折扣呢?这个“企业”看来是很会经“商”的,它的“商业化”化到了政府的“家”,这岂只是商冠上的那一点“红顶”呵?!

当然还有更“到家”的。某市“保安集团”将欲上市,成为“我国保安系统的第一只股票”。这个“保安集团有限公司”,每一分资本都由该市公安局所出,每一个高管都由该局的现职领导担任。这个既触犯党政机关不能经商办公司红线,又违反党政干部不能任职企业规矩的“公司”,因为“资本构成”和“管理层背景”的强力,所以一旦上市,它的股票恐怕就要飞飙,就要日长红红的。然而当这个地方的执法机关,也“商业化”成了一只股票,这部分“公权力”又将“化”为何物呢?好在因为“违规”得实在太出格,已被审核当局“搁置”,否则的话,这一只股票的开盘,这一类真正“到家”的“商业化”,所引出的波澜,恐怕就要大大超过一瓶“五粮液”命名的机场啦——这可不是一部政治学最忌讳的权力的“商业化”呵!

“伉俪情深、翰墨生香”常健君、沈玉萍书画作品展6月2日将在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展出,展出的118件书画作品,大抵是作者近十年来的精品力作,其中高1.5米宽6米的行、草书曹操《龟虽寿》八尺九屏行草书苏东坡《前后赤壁赋》和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,长约数十米的绢本小楷书法作品,可谓是本次展览的扛鼎之作。

常健君,幼承家学,其书法以“二王”为宗,兼蓄颜、欧、苏轼、王铎、于右任之风,形成以传统为主,气韵洞达、典雅高古的行、草书风格。他的书法既有江南书风的典雅娟秀,又有中原书风的博大雄强。以沉雄顿挫为体,以灵动变化为用,用墨淋漓、湿润酣畅、古朴凝练,是常健君行、草书特点。纵观这几幅宏篇巨作遒劲俊逸、雄姿英发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收奇效于意想之外,字与字之间紧密呼应,行与行之际错落平和,从变化中求统一,从险峻中求平和,布局谋篇、抑扬顿挫、恰到好处,“矫若游龙,翩若惊鸿”,尽现中国书法的“韵律之美”。



得湖山清气 极风云壮观
书法 常健君

“朋友还是老的好,从小到大忘不了。”末根,是我的“出窠小弟兄”。他家里弟兄姐妹一大堆,他是“老末拖”,比我小一岁,但比我聪明、机灵、嘴又巧。我是独苗,爷娘怕我轧坏道,不让我满村子疯玩。末根与我同一年级,上学、放学,同进同出,常来我家,进门就“老伯伯”、“阿姆娘”喊得应天响,很讨人欢喜。和他一起玩,父母放心。

我这一岁算是白大了。玩耍时总是末根“罩着”我,像我的“贴身保镖”。打蛇,他动手抓住蛇尾巴轻轻一抖,蛇就浑身骨头散了架。然后是杀蛇,切段,他手脚很利索。我不过拾砖“搭灶”,去找葱姜佐料。黄梅天去拦上水鱼,他下水,我在岸上拾鱼;掏鸟窝,他上树灵活得像只

了。末根娘俩已经走出老远,我成了“尾巴”。柴卖不出,开学的学费哪里来?末根一回头,见我跟不上趟了,赶紧撂下担子,回来接我一袋“长生果”(花生),有半袋输给了末根。本以为会招来娘一顿“笋烤肉”,却不料娘说:“有好东西要让小朋友大家尝尝。”给末根吃,好比给我吃,娘一点也不心疼。

有次寒假里,我和末根,跟着各自的母亲进城去卖柴。家乡在山里,冬天斫茅柴是乡亲的一宗副业,半年的油盐钱全靠卖茅柴换来。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,四捆茅柴压在肩上,累得我直不起腰来。才走出二三里,我就撂下担子,迈不动步

极深水下动物

黄晨星

在陆地或海洋深处,没有阳光,氧气和食物少之又少,压力是地表的数百倍,温度要么极高,要么极低,可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生命的生存和它们活动的脚步。

1979年,科学家首先发现“嗜深”动物是生活在水下2400米深的巨型管庄虫。2005年,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“深环境”实验室在太平洋2300米深的深海中观察到一种白色甲壳类生物——雪人蟹。2010年,科学家发现长尾参蝶,身长28厘米,栖身于太平洋5000米深海底。2011年,美国微生物学家芬里斯昂斯托特在勘察某矿山岩石断层时,意外发现一种生活在地下3600米的蠕虫,被称为魔鬼虫。海底生物可能借助微弱的光,以保证其热量供给,在海水10℃的境况下,魔鬼虫以细菌为食,它们可能为大海提供大量充当养料的化合物。



亏。真是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”啊!

那次要不是末根的帮忙和鼓励,我真没法坚持到底,开学的学费不知在哪里呢?不久,我转学进了城,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,后来又转入教师队伍,中年调进市级机关。末根,初中毕业后,下乡种地,后来当上了村干部、乡干部,中年调到区级机关。老来,我俩叶落归根,两人居然是同一级别,都享受着退休公务员的待遇。我俩时时在一起吃茶,讲山海经,经常谈起儿时卖柴的那一幕。彼此都感慨道:“不吃苦,不上步”,从小不吃点苦,哪能有今天安逸的晚景呢?

十日谈

儿时玩伴

明日请读一篇《记忆深处的“红鼻子”》

陆其国

别样作为

这是发生在清代道光年间一个富商和两名官员身上的故事。富商是广东盐商潘仕城,两名官员一是祁雋藻,一为何绍基。盐商潘仕城成为广东首富时,时任两广总督的祁雋藻知道潘雅好中华文化,便向潘建议:你这么富有,何不拿出些钱,请一些社会文化名流,搜集历史上稀见的珍本、善本书籍,予以刻印,这也是为传扬中华文化典籍作贡献。潘仕城欣然接受祁雋藻的建议。当时扬州有马氏“小玲珑馆”、安徽有鲍氏“知不足斋”,都满溢书香文气,也是文人雅士欢聚之处。受此影响,潘仕城便择地羊城西郊荔枝湾附近建园。园建成后取名“海山仙馆”。后来出现的“海山仙馆丛书”、“隐园碑帖”,即名出此馆。

且说自从采纳了祁雋藻的建议后,潘仕城便时时留意,但凡来往于广东的社会知名人士,潘都设法与之倾心交往,深相接纳。就是在这过程中,何绍基进入了潘仕城的视线。当时何绍基是以广东主考官的身份现身的。此前潘仕城就知道何绍基是书法大家,还知道何绍基年轻时曾放浪不羁。尤其是何绍基24岁那年,一次跟随官为尚书(相当于部长)的父亲何凌汉乘船赴京城,船行水中,一向散漫惯的何绍基无处躲避。其父也觉得这下总算有机会可以定下心和儿子好好交谈。于是便询问儿子平时所学书本知识消化巩固了多少?谁知儿子竟然一问三不知。父亲大怒,扬手就是几个巴掌,然后吩咐停船,恨恨地将儿子赶下船,并怒斥道:“不可使京中人知我有此子,以为吾羞!”相信这一经历一定在青年何绍基心里留下深刻的烙印。而他身上另一方面的潜质,也在父亲对他的严厉责骂中,被激发了出来。

史料上说何绍基被父亲赶下船回到家里后,从此便闭门思过,边勤奋苦读;同时还师法唐代颜真卿事迹进行苦练,终于在道光十六年(1836)考中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;且成为著名书法家。何绍基后来曾出任福建、贵州、广东乡试考官。他的进入潘仕城视线,就是在广东主持乡试期间。何的知名度,潘早就知晓,只是无缘得识。今日何既然在广东主考,潘岂能错过他。所以当初何主考公务一结束,潘即恭恭敬敬将何请到“海山仙馆”入住,尊为上宾。不仅如此,潘还特意让自己宠爱的分别呢称“墨牡丹”、“白莲花”的两名小妾照应何。她们或为何备砚磨墨、铺纸;或为何煮茶、热酒,忙得不亦乐乎。何感动于潘的热情,也欣然提笔,为“海山仙馆”书联:“海上神山,仙人旧馆。”相信何下榻“海山仙馆”期间,潘也一定会不时与何有所讨论和切磋。而何作为官场中人,对和潘这样的儒商对话,我相信何一定会觉得与之把谈甚欢,要不他也不会后来又来广东时,仍愿意入住“海山仙馆”。在何下榻“海山仙馆”的日子里,潘还拿出自己珍藏的名贵书画请何鉴赏,并由何在这些书画上题跋。作为广东首富,潘应该不会为这些书画以后升值计,更多的还是从文化价值上着眼。正如当初两广总督祁雋藻向他提出“广延名流,搜刻遗书”,潘欣然接受,彼此着眼的也都是为考虑传扬中华文化一样。而身为朝廷命官的祁雋藻和何绍基,公务之外犹能关注中华文化传播;潘仕城也没有浪掷钱财,以奢靡炫富,而是力求做一些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善事。由此似亦可知,有权的官员和有钱的富商彼此“合作”,大可做出一番值得称道的别样作为!



修;且成为著名书法家。何绍基后来曾出任福建、贵州、广东乡试考官。他的进入潘仕城视线,就是在广东主持乡试期间。何的知名度,潘早就知晓,只是无缘得识。今日何既然在广东主考,潘岂能错过他。所以当初何主考公务一结束,潘即恭恭敬敬将何请到“海山仙馆”入住,尊为上宾。不仅如此,潘还特意让自己宠爱的分别呢称“墨牡丹”、“白莲花”的两名小妾照应何。她们或为何备砚磨墨、铺纸;或为何煮茶、热酒,忙得不亦乐乎。何感动于潘的热情,也欣然提笔,为“海山仙馆”书联:“海上神山,仙人旧馆。”相信何下榻“海山仙馆”期间,潘也一定会不时与何有所讨论和切磋。而何作为官场中人,对和潘这样的儒商对话,我相信何一定会觉得与之把谈甚欢,要不他也不会后来又来广东时,仍愿意入住“海山仙馆”。在何下榻“海山仙馆”的日子里,潘还拿出自己珍藏的名贵书画请何鉴赏,并由何在这些书画上题跋。作为广东首富,潘应该不会为这些书画以后升值计,更多的还是从文化价值上着眼。正如当初两广总督祁雋藻向他提出“广延名流,搜刻遗书”,潘欣然接受,彼此着眼的也都是为考虑传扬中华文化一样。而身为朝廷命官的祁雋藻和何绍基,公务之外犹能关注中华文化传播;潘仕城也没有浪掷钱财,以奢靡炫富,而是力求做一些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善事。由此似亦可知,有权的官员和有钱的富商彼此“合作”,大可做出一番值得称道的别样作为!

